

最會說故事的神經科醫師

奧立佛·薩克斯 Oliver Sacks 最新作品 廖月娟 譯

——臺大音樂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蔡振家 專文推薦

Musicophilia : Tales of Music and the Brain

腦袋裝了 2000 齣歌劇的人



最會說故事的神經科醫師

奧立佛・薩克斯 最新作品 廖月娟 譯

Musicophilia : Tales of Music and the Brain

腦袋裝了 2000齣歌劇的人



腦袋裝了2000齣歌劇的人

作者／奧立佛·薩克斯

譯者／廖月娟

系列主編／鄭惟和

責任編輯／徐仕美

封面暨內頁設計／江孟達

出版者／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創辦人／高希均·王力行

遠見·天下文化·事業群 董事長／高希均

事業群發行人／CEO／王力行

天下文化編輯部總監／許耀雲

版權暨國際合作開發協理／張茂芸

法律顧問／理律法律事務所陳長文律師 著作權顧問／魏啟翔律師

社址／台北市104松江路93巷1號2樓

讀者服務專線／(02) 2662-0012 傳真／(02) 2662-0007；2662-0009

電子信箱／cwpc@cwgv.com.tw

直接郵撥帳號／1326703-6號 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電腦排版／立全電腦印前排版有限公司

製版廠／立全電腦印前排版有限公司

印刷廠／盈昌印刷有限公司

裝訂廠／台興裝訂股份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／局版台業字第2517號

總經銷／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／(02)8990-2588

出版日期／2008年8月29日第一版第1次印行

定價／380元

原著書名／MUSICOPHILIA: Tales of Music and the Brain

By Oliver Sacks

Copyright © 2007, Oliver Sacks

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8 by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Co., Ltd., a member of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Group

ALL RIGHTS RESERVED

ISBN 978-986-216-193-7 (英文版ISBN: 978-0-330-41837-9)

書號：BPH01



天下文化書坊

<http://www.bookzone.com.tw>

薩克斯寫的不只是行醫與科學研究的紀錄，他的文字更富含人文關懷、哲思與文學趣味……本書不僅可讓我們更進一步了解音樂那虛無縹渺又魅惑人心的魔力，也闡明人類心智的運作或異常是怎麼一回事。——《紐約時報》角谷美智子

本書就像一場用文字演出的蕭邦馬厝卡舞曲，明快、手法獨特，而且有著一種奇異的美感……其中最令人驚嘆的就是他的觀察入微與設身處地為病人著想。

——《美國學者》(The American Scholar)

薩克斯把神經科學與不可思議的真實故事交織在一起，讓我們用全新的角度來看大腦的功能和音樂……濃厚的人文色彩使本書讀來像一流的報導——這就是薩克斯文字魔力的由來。

——《沙龍》(Salon) 柏格 (Kevin Berger)

薩克斯把他畢生對音樂的熱愛灌注在這本新書之中……讀了本書我們才恍然大悟，音樂的力量比我們想像的要來得強大，甚至可能是危險的。音樂無異於窺視人性的一個窗口。

——《匹茲堡公報》(Pittsburgh Post-Gazette) 杜拉肯博德 (Andrew Druckenbrod)

薩克斯用一則則精采的神經音樂故事，描述當大腦碰上音樂的奇事。——《新聞週刊》

由於薩克斯是神經學家，也是業餘音樂家，就音樂神經故事，沒人能比他寫得更好。從《睡人》、《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》以來，他開創了獨特的文體。他寫的每一章都像探險故事，帶我們深入大腦的祕境。——艾波亞德（Bryan Appleyard）《時代雜誌》

本書像無可拆解的旋律吸引我們從頭到尾聆聽下去。——《倫敦每日快報》

薩克斯將使我們從全新的角度看音樂。——《好書指南》

薩克斯結合人文關懷和臨床醫療，開創出獨特的書寫風格。

——麥克金（Colin McGinn）《紐約書評》

本書是音樂神經學的最佳入門書籍。——沃夫薩爾（Marvin Wolfthal）《新英格蘭醫學期刊》

薩克斯透過音樂來看心靈，為科學開創新的視野。——萊里爾（Jonah Lehrer）《種子雜誌》

腦袋裝了 2000齣歌劇的人

推薦序 薩克斯，改變了我的人生 蔡振家

自序 音樂之愛

1 天打雷劈

席可瑞遭到雷擊，大難不死。就在他的生活似乎恢復正常兩、三天後，最驚異的事要開始——他突然有股強烈的渴望，想要聽鋼琴樂聲。

2 似曾相識的旋律

有人在癲癇發作的時候會失去知覺，有人仍可以清楚感覺到周遭發生的事，然而同時好像看到了某種景象、聞到什麼氣味，或是聽到一段音樂。

3 噢，那該死的音樂又來了！

席薇亞說：「我非得在演奏前衝出去不可，通常只剩不到三十秒的時間。」如果不快一點，那些拿破里民謠會引起她的癲癇發作。

4 心靈唱盤

父親口袋裡總有兩二本管絃樂袖珍總譜，在看病人的空檔翻閱，樂曲就自動在心中演奏。用不著放唱片，他就能好生享受這無聲的音樂。



5 腦蟲入侵

電影或電視劇主題曲，還有廣告，常常都有餘音繞樑三日不絕的魔力，這種在我們的腦海中縈繞不去的旋律就叫「腦蟲」。

6 音樂幻覺的變奏曲

我們的腦子一刻也停不下來，如果得不到正常的聽覺或視覺刺激，就會自己產生刺激，幻聽就是其中的一種。

7 理性與感性

我們以為，所有好的音樂家即使不像莫札特那麼厲害，應該也有不錯的音感。然而，光是音感不錯就夠了嗎？

8 沒有音樂的人生

小說家納博科夫在自傳中提到：很遺憾，音樂對我來說只是一連串莫名其妙的噪音……平台鋼琴和管樂器，音量小的話，教人覺得煩悶，大聲的話，又像在剝我的皮。

9 爸爸打噴嚏的音是G

十九世紀的牛津音樂教授歐斯雷爵士音感絕佳，他在五歲的時候說：爸爸打噴嚏的音是G，風吹的音是D，家裡鐘響的那兩個音是B小調……

10 失落的音感

聽音扭曲的問題讓作曲家傑克柏很苦惱，對他的生涯更是一大打擊。他在指揮自己創作的樂曲時，會以為有些樂器的音沒調好，或有人錯音……：

11 為什麼人有兩隻耳朵？

喬庚森突然喪失右耳聽力以後，對於音高、音色等特質的感受都不變，但是對音樂的情感接受有了障礙。他覺得現在音樂聽起來都很平板。

12 腦袋裝了兩千齣歌劇的人

馬丁記得兩千齣以上的歌劇以及全部的清唱劇，這種音樂天分實在教人嘆為觀止，然而除去音樂，他的腦袋幾乎空無一物。

13 盲人的恩寵

盲音樂家或盲詩人幾乎都帶有神秘色彩，在很多文化都扮演特別的角色，有如老天賜予他們詩歌或音樂的天賦是為了補償他們失去的眼睛。

14 D大調是藍色的

作曲家托爾克五歲開始學鋼琴，有一天，他對老師說：「我喜歡藍色的那首。」老師大惑不解，托爾克也覺得奇怪，每個調明明都有顏色，其他人都看不到嗎？



15 只有七秒鐘記憶的人

克萊夫遭受疱疹性腦炎的感染，腦部有關記憶的部分被摧毀殆盡。他只記得七秒內的事情，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或經驗就像是立即被消除一般。

16 不能說，可是能唱

山繆有嚴重的失語症，接受了兩年的語言治療，還是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可是有一天，我們的音樂治療師居然聽到山繆在唱歌……

17 不解之緣

所羅門不幸得了異動症，肢體會不自主的顫動。但是，他想到為自己的動作配音，不斷重複吟詠希伯來文，好脫離疾病的折磨。

18 觸摸天堂

鋼琴家凡布洛斯的妥瑞氏症不輕，一天之內出現不由自主的動作可以高達四萬次。但是在他彈琴的時候，卻幾乎看不出來。他的妥瑞氏症就像貪得無厭的野獸，渴望觸摸琴鍵。

19 節奏救了我的腿

老太太的左腿動了手術，雖然一切都很順利，但她的腿還是動不了。然而就她在聽愛爾蘭吉格舞曲的時候，那條動過手術的腿，居然會跟著打拍子。

20 阿根廷探戈的神效

帕金森氏症病人只靠音樂就可獲得釋放，不過其他各種運動也有助益，如果能夠跳舞，把音樂與運動結合在一起，那就更完美了。

270

21 獨臂鋼琴家

幾乎所有截肢者或多或少都有幻肢的感覺，雖然可能帶來困擾或疼痛，但也有好處，例如讓斷臂鋼琴家維根斯坦還能知道用哪種指法最好。

283

22 手指的背叛

音樂演奏家都知道，這種可怕的神經疾病，說不定哪一天可能會找上門，使自己的手痙攣或無力。這一直是音樂界中大家都知道但避而不談的祕密。

287

23 音樂之夢

夢中的行動、特質、視覺元素和語言都可能在夢境中受到改變或扭曲，只有音樂不會。夢中的音樂不會亂七八糟或前後不連貫，也不會像夢中其他的東西在醒來之際很快就消失了。

299

24 音樂冷感症

傅萊德曼醫師車禍後不久，發現他不再喜歡聽音樂了，雖然，音樂是他長久以來的精神食糧。他認為必然有什麼地方出了問題。

304



25 幽禁在黑暗中的靈魂

母親過世時，足足好幾個星期，我就像僵屍一樣了無生氣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路上聽到收音機傳來母親生前最喜歡的舒伯特，我才活了過來。

26 天鵝之歌

相傳天鵝在臨死之前，嗓音會一改粗嘎，變得極其淒美。這就是哈利的天鵝之歌，充滿無限柔情。一個禮拜後，他就死了。

27 不停唱歌的人

薇拉以前沒那麼愛唱歌，但是現在「瘋狂地唱」，要跟她說上幾句話都很困難。她為何在生命最後幾年才如此？或許是額顱葉失智症作祟，才讓她顯現音樂方面的才能。

28 音樂小精靈

葛羅莉亞擁有女高音的美妙嗓音，會唱兩千首左右的曲子……可是她不會「五加三」，也無法獨立生活，就像大多數的威廉斯氏症患者。

29 用音樂找回自我

蓋斯特原本是人聲無伴奏樂團的歌手，老年失智，差不多完全遺忘了自己的人生發生過什麼事，卻仍記得每一首歌的低音部。現在，音樂是他與這個世界唯一的連繫……

中英人名對照表

379

362

346

333

328

319

推薦序

薩克斯，改變了我的人生

蔡振家

一九九九年，在我赴歐攻讀音樂學博士的第一年，我開始讀薩克斯醫師的《錯把太太當帽子的女人》、《火星上的人類學家》，始料未及的是，這兩本書不但開啟了我對於生命科學的興趣，也改變了我的人生，影響我朝著「神經音樂學」的研究方向前進。

薩克斯的《腦袋裝了2000齣歌劇的人》英文原著出版的時候，我正在進行一項有關鑼鼓音樂認知的大腦造影實驗，因此，對於這位神經學家的相關著作自然非常好奇。就在我讀完此書不久，有幸受邀為它的中譯本寫推薦序，心中的喜悅自不在話下。

近年來，陸續有些生物學家寫了一些探討音樂的書籍，例如：《迷戀音樂的腦袋》（列維亭，二〇〇六）、《音樂、語言與大腦》（帕泰爾，二〇〇七）等。但是素有「神經文學家」之譽的薩克斯，有種特別奇妙的能力，他可以藉由神經學臨床案例的感性敘述，抽絲剝繭、循循善誘，讓外行人也得以一窺大腦的奧秘，這本《腦袋裝了2000齣歌劇的人》也不例外。薩克斯引用了大量的病例來「敘事」，下筆時除了客觀、科學的醫師觀點之外，更帶有濃厚的藝文

氣息與同理心，讓讀者感受到「薩克斯式」的說故事韻味。

本書的英文書名為《Musicophilia》，意思是「喜愛音樂」。或許為了「破題」，薩克斯在開頭便放了一個相當戲劇性的案例：席可瑞醫師遭受雷擊之後，不僅變得非常注重性靈，更驚人的是，他從此狂戀鋼琴，甚至因而導致婚姻破裂，也不改其志。薩克斯把這個案例放在顫葉癲癇的脈絡中來呈現（第一至三章），而顫葉內側的腦區確實與性靈有關。接下來的第四至第六章，環繞著「音樂想像」的主題。或許有些讀者會感到納悶：作者為什麼花了這麼多篇幅在這個看似無關緊要的議題上頭？我認為，薩克斯所感興趣的是音樂想像的獨特性，例如它跟語言、視覺、味覺想像的相異之處，這個問題十分深刻，直指音樂的本質，對此，薩克斯特別提到了基底核、創造力、音樂中的反復……等相關議題。

第七至十四章的主題是「音樂能力」。讀到這裡，我的感想特別多，時而頻頻點頭同意，但也有時側頭揚眉，心中充滿問號。薩克斯談到音樂才華的幾個不同面向，指出「光是音感好就夠了嗎？」，「有某方面演奏天賦的人，未必具備音樂感與品味」，這些觀念不禁讓我想到在大學教書所碰到的學生。

在通識課中有時候會碰到一些音樂感極佳的學生，有一位學生說：她沒有正式學過音樂，看譜也不太行，但學起南管來卻能掌握韻味、以直覺添加裝飾音，奇怪的是，班上有些學過多年西樂的同學，演奏起南管來卻較為死板。我自己的碩士論文是研究北管，深深了解到民間音樂偏重「口傳心授」、「悟性」的教育方式，相形之下，西方藝術音樂真是理性、科學、依賴

樂譜，而臺灣的音樂科班訓練也太一板一眼了。

薩克斯在提到「絕對音感」的能力時不忘強調，有些具有絕對音感的人反而不太會聽音程和旋律，這點我深感同意，因為我在學北管、歌仔戲、採茶戲音樂時，由於只具備相對音感，所以很容易將同一首曲子移調演奏，然而，我身旁具有絕對音感的朋友卻苦不堪言。

讓我心中充滿問號的是一項頗具爭議性的研究：心理學家達曲發現，在音樂學院裡面，中國學生擁有絕對音感的比例遠高於美國學生，因此她大膽推測，小時候學習漢語這類聲調語言（有「平上去入」等不同的聲調），有助於獲得絕對音感。在我看來，這種觀點似乎是基於西方人對於聲調語言的憧憬，有點太「東方主義」了。這也顯示出：神經音樂學的研究，有待不同國家、不同文化背景的學者參與，方能全面發展。

本書還有許多引人入勝的議題，例如：過度練習所導致的感覺皮質重組、妥瑞氏症患者的超強節奏感、薩克斯最喜愛的一位病人……等，都值得愛樂的讀者細細品味。

在華人的音樂學界中，「神經音樂學」是個普遍受到忽視的領域，我衷心期待薩克斯此書的中譯本問世之後，能夠讓更多人對於這個領域有興趣，帶動相關的討論風氣。

甚至，也改變一些的人生。

（本文作者為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助理教授）

自序

音樂之愛

科幻大師克拉克的小說《童年末日》中提到的智慧高超的外星人——「主宰」，如果降落在地球上，看到幾十億人花那麼多時間聆聽叫做「音樂」的東西，並為了那種聲音心醉神馳，必然會覺得不可思議。那些外星人或許會在好奇心的驅使下，參加地球人的音樂會。他們很客氣地從頭聽到尾，讚嘆作曲家的巧思，但仍然不知道為什麼人類對音樂這麼著迷。由於他們是缺乏音樂的種族，所以完全不能了解，地球人在演奏或聆聽音樂的時候到底是怎麼了。

我們可以想像，「主宰」回到太空船之後，進一步思索。他們承認，那叫做「音樂」的東西，必然對地球人有著特別的作用，是地球人生活不可或缺的東西。「主宰」大惑不解，不知道「音樂」要傳遞的概念或訊息是什麼，因為「音樂」沒有像語言那樣的意象或象徵，沒有表徵的力量，和這個世界也沒有必然的關係。

在這個地球上，很少有人與生俱來就缺乏欣賞音樂的神經結構，就像那些「主宰」一樣。對大多數的人類而言，音樂有著巨大的力量，不管我們是主動聆聽音樂、還是音樂不請自來，

或者我們是不是特別具有「音樂細胞」。這種「音樂之愛」在我們的嬰幼兒時期已經開始展現，是每一種文化的特質，或許打從地球上人類出現之初就已經存在。我們對音樂的感覺，受到文化與環境的影響，也和我們個人的才具和缺陷有關，然而音樂已深入我們的本性，讓人不由得認為這是人類的本能，正如生態學家威爾森所說的「生命之愛」，即人類渴望接近自然及欣賞大自然創造出來的景觀與生命的傾向。（由於我們感覺音樂是活的，或許「音樂之愛」也是一種「生命之愛」。）

音樂無用論

雖然鳥鳴顯然有演化適應上的用途（如求偶、侵略或是宣示領土等），鳥類的歌曲結構都相當固定，而且已是鳥類神經系統的固定線路，只有極少數的幾種鳥會即興創作或唱二重唱。

至於人類音樂的起源，則要來得複雜得多，不是那麼容易了解。達爾文顯然覺得這點令人費解。他在探索人類自然史的《人類系譜》中寫道：「欣賞音樂或者創作音樂的能力，對人類生存來說，沒多大用途……為什麼人類還會有這樣的能力？這實在是最新神祕難解的一個謎。」

當代的認知心理學家平克，更提出音樂無用論，他認為音樂不過是「給耳朵享用的乳酪蛋糕」，並問道：「花時間和精力製造那些叮叮噹噹的噪音，又有什麼好處？……以生物因果來考量，音樂一點用處都沒有……即使音樂從人類世界消失，我們的生活完全不受影響。」雖然平克本人相當有音樂才華，如果失去音樂，必然是他生命的一大損失，但他還是不相信音樂或

者任何藝術和人類的演化適應有直接關連。他在二〇〇七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提到：

很多藝術也許完全沒有適應上的功能。藝術可能是以下其他兩種特質的副產品：即帶給我們愉悅的動機系統（這樣的愉悅來自於我們體驗到與適應有關的訊號，例如安全感、性、自尊、資訊豐富的環境），以及如何純化或強化上述訊號的技術知識。

平克等人認為，我們大腦系統的發展主要不是為了音樂，音樂能力是附帶的。這也就是為何大腦並未有「音樂中樞」，與音樂有關的網絡分布於腦部的十來個區域。演化學家古爾德是第一位剖析這種演變的科學家，並稱之為「離應」（譯注：exaptation，即生物的某一特徵起初是為了其他用途而演化出來的，或者原來沒有作用，後來才出現如今看到的用途），並指出音樂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。（或許哲學家威廉·詹姆斯也有類似的想法，如他探討音樂對人類的感染力，以及論述其他更高人生層面（如美學、道德、智識）透過「祕密樓梯」悄悄潛入我們心靈的現象。」）

不可捉摸，妙不可言

不管人類的音樂能力，以及對音樂的感受力，是否在我們神經的固定線路之中，或者只是隨著其他能力演化而來的副產品，音樂仍是每一種人類文化中非常根本的一部分。